

吕祖全传二

<p> 遇一云游道者，年几百岁，皓首庞眉，身著破袍，脚踏芒履，手执拄杖。近前为礼，与之共坐。问予：“何境而来？前面绿中有一小仆，悬命高枝。”予闻，愕然失色，知为逸童也，即欲往观。道者止步云：“先生住。吾视汝骨如孤鹤，面若春花，须如新柳，眉侧黑子，山骨耸起，两珠朝海，五岳丰隆，神清气爽，必为神仙。何不从师受诀以求超脱乎？”予稽首受教。云游者笑曰：“吾行游三十馀年，不遇一真窍。汝当别求，莫误汝事。”弃之往西去，招之不来。予访于绿，果一童缢死柳下。盖因予眠槐下，先生既去，童呼予不醒，守予一宿，知予不活，事出无奈，哭予一场，遂将琴剑挂于林间，自随以尽。呜呼！吾未成道而先殒一童之命，予何忍。乃取土为香，望空拜，誓曰：“岩果得遇明师指出迷途，以证玄道，当先度此童。天地神祇，鉴表下衷，莫使孤魂远去，离其根本。岩若爽言，天地夺纪。”誓终，将童放下，于杨柳根边取草蒿以覆，将琴剑置童侧，取土书于琴上：“往来及住人如能埋此童者，即以琴剑酬。”号恸一场而别。复至槐候全真来，二日绝音耗。日取树果充饥，饮石泉解渴，体渐狼狈，形同槁木，足不能举，目不能见，横卧槐根。暮听樵歌隐隐。侧耳听焉若曲，击斧柯回以节韵。歌曰：家住在深山野坞中，手持斤斧入林丛。要斫个千年柏，要砍个万年松。也不管他英雄好汉，也不管他食禄鼎钟。有时节看个中天明月，有时节看著半岭清风，有时节采取茯苓根白，有时节带插文吉花红。到晚来向山腰里一睡。只落得清闲自在性从从。歌声渐退。予勉强追之为礼。樵夫云：“先生有何说？”予询问全真居处。樵夫云：“没有没有。此山过顶翻下，一竹林茂盛，中有个小小茅庵，一道腮胡髯，大眼蓬头，大肚赤着脚，我这里叫他金师傅，这个人出家的全真。”予默思：“在家时那乞人说‘金重山中相舍’，今莫非是他？”即求樵夫引带。樵夫云：“先生，你活该死！要见那个贼道？他虽出家，比在家人最凶。逢著过往经商见他财帛，也不用甚么，见一喝，那人已自惊得小鬼模样。我这山村人家，四时八节俱要请他吃酒吃食。若一次

少了，便来杀人放火。见他形影儿都躲，你到要去寻他，快回去了罢休！”予一意要见，不信，只求他引。他把手一抛，担了柴儿，口唱山歌。如飞过山峦而去。歌曰：我终日樵柴山陇间，懒来自共那白云眠。不管你是非颠倒，不管你机巧多般，不管你风波险恶，不管你世路多艰。我自乘个兴儿归去好，恁你依去劳扰扰不安闲。樵夫已去，吾力甚疲，坐于石上。远远望见那全真到来，近而目焉，却又不是，乃是家中来的大胡虬髯乞人，变服作全真仪容。予知为非凡，纳头便拜。真曰：“嘻嘻，书生到此良苦，何不在家？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子奴仆，昼食膏粱，夜眠纹锦，何不快乐？着何来由受这等的苦楚，举目无亲，日无饮食，夜无床帐，将为虎狼口中物矣。我引汝原路回去，如何？”予再拜，誓不回归。真曰：“不归而寻那个？”“予要见金重山中师傅。”真用手一指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只见曾来家的大肚胡的乞人，亦为全真样，飘飘而来。予拜伏于地，其真用手扶起。二真自相云云。其后来者大笑视予云：“你今如此后来，悔之晚矣。”予再誓如初。二人云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在此候我二人。我们欲往里许之外寻一个道友，即来同你到庵。你若等不来，可过此山，望见小岗嘴上一个茅庐，问金重师傅。只在庐中坐下，我就回。”把袖一拂，弃予前往。候将暮暗，不能行，栖止道左。须臾间，猛兽咆哮，绕于左右，若欲攫食。予存神默祷：“今为生死求师，身命不顾。倘兽饥饑，愿以身充兽腹。”兽踞蹲予前，目如电光，声如雷吼，久之遁矣。方瞑目，遇一熊嗅予，毛刺面额，用掌擒予臂，一掌探予胸，欲剖心状。予祷如前，熊释而遁。一夜无宁息。至晓，腹中空虚，举足不动，取蕨根食而略能行。至午，见一牧童牧羊。问其山庵所去几何，云：“非十日不到——五日至顶，又五日至庵。”予不惜途遥，又行。渴极，捧泉饮，误下水蛇一小条。觉腹中绞痛。仰卧涧边，乌鸦啄目，苍鹰搏胸，蝼蚁嚼足，只一心不动，苦真难忍。开目而视牧羊者，牧羊者嘻笑于傍：“阿呆，阿呆，那里去寻金师傅？我引你下去，家中望你回来。受这等苦，明日必没性命。怎么到得那里？”予不应。童子怀中取出麦饼一个与予食，予不受。童子道：“先生，你还要走十日。若不接力，性命难活，还见得师傅么？”予

以言是，接而食焉，谢童子。下咽，觉神清气快，腹不痛。吐出小蛇，乃一草根也。拜童子，别而上行。不及山半，日又黄昏，更无居民。遥见黑松坞中，青烟缥缈，黄犬嘹嘹，茅檐高出千层岗，柴户斜扁平深壑。予喜得宿处，往扣其扉。半饷，只见一丫环执烛而出，叱予：“我村庄中人家。主人不在，何敢无礼。径扣我扉？”予哀告求悯。环怒少息，命待。进片时，引予入。朱门中启。广厦深堂，虾钩高挂，珠帘雀屏。列开锦褥，沉檀燕子宝鼎，银烛炎于金台。绣幔轻开，香风先度，青衣数辈导出一年少美人，方笄近二旬。柳眉拖绿，波眼溜青，乌云挽朝阳之髻，粉容过洛浦之娇，楚宫服态，吴国丰姿。迎予上堂。予以贵宅内室，谦让不敢近。女曰：“既来此，三生之缘，非今生定也。郎君青年，妾当妙岁，天赐其合。不然，妾居穷谷之间，与术石为邻，与鹿豕为伴，樵夫、牧子亦不多至，况郎君乎？其天赐，非人力也。”呼婢设席。予伏地辞谢，再四推阻，女瞋星目，竖柳眉，咬榴齿，呼环驱出于外，“恁此穷酸为豺狼作食！”予欣然出，女回怒，留命锁门户——盖虽欲出而不能也。顷之，席备。命予礼。予居庑外不入。数辈扶进，纳予坐左，女右。前列歌童舞女百人。酒一巡，舞唱一回，笙簧鼓吹聒耳，响振陵谷。初舞《惜时光》，唱律歌。曲曰：锦阁柔风，海棠弄香，彩衣舞袖偏长。一声啼鸟似笙簧，巧掷金梭在绿杨。王孙辈，士女行，同游挈伴往寻芳。逢乐处，即戏场，何须身外觅仙方？予隐几勿睹，但密识其音。强起，又作《八风舞》。腔如前。歌曰：小沼新荷，重重似钱。薰风初入虞弦，流萤飞入画堂前。一雨凉生竹簟眠，呼小婢整杯盘，漫把香醕细细添。同观赏，人月圆，那知人世有神仙？三巡舞《霓裳》，腔如前。曲曰：飒飒凉飈轻飞，井轴阶前，啼扰寒蛩。岩头枫叶胜花红。塞上斜征一字鸿，清思好酒满钟。赤壁遨游兴更雄，行乐地，能几逢？休言彭祖状龙钟。四巡舞《飞燕》，腔如前。曲曰：六出琼花，长空乱飘，暖围兽炭频烧。浅斟低唱烹羊羔，笑见梅开月挂梢。敲檀板，舞细腰，人间安乐是雄豪。貂裘美金束高，笑他方外伴蓬蒿。女人起，举卮酒以寿。予不应而卧。强婚，予发怒佯狂。女曰：“若不从命，寸步之间可以溅血。”予笑而答云：“

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志不可夺。宁忍一乐而败大节？甘受白刃无辞！”遂伸颈待命。女曰：“狂生也。”知志不能屈，彼自入兰闺，置予中庭。予犹不放置，恐酣眠有污，假目而寐，终不予犯一宿。犬吠惊起，乃一草堆间耳。晡夜之景为魅哉。披荆扞棘，出山溪而上。里许，见一黄犊背童子，自层峦而下。予问焉。童子告以：“金师旬日间颠风落岩而死，乌啄雀残，皮骨几尽，那里再有？”予闻言歔歔悲怆，将以自尽。犹豫间，忽思：“人有同姓，未可即以为真。必吾亲至庵所，果无其人，然后再作区处。”只见童子方转过坞，又转出二三小童，亦跨黄犊，成群逐队，戏游于陇之中，吹笙笛唱歌。曲曰：向山坡，跨犊游，披青蓑，箬裹头。野花笑折云峦口，见一个水鸥，听一个雨鸠，那知他人世生惨愁。思悠悠，朝朝暮暮，其图个乐忘忧。唱毕，拍手相向大笑。又一个唱如腔。曲曰：过层峦，步小岗，脱麻鞋，挂破裳。松阴驱犊闲来往。饮的是石浆，吹的是信腔，眠的是竿竿嫩草为床幃。细思量，无拘无束，一恁他天地自弛张。唱毕，又笑。又一童唱如腔。曲曰：岩前桂色已黄，峰头菊味已香。凉飈吹动云飞飏。雕翎喜健杨，鸢班有几行，月明似水消尘想。见潇湘一帆轻叶，风浪有几翻？唱毕，四童合围，共吹竹笛，指予嘻嘻而笑，视予云：“是何痴子？家乡不顾，荒山草野茫茫乱走。是失心的癡子。”说一番，又笑一番。一童又唱。曲曰：看我们在山中乐，笑他们多颠倒，把一个富贵功名闲担着，空惹得烦和恼，空惹得愁和扰。劝你好丢抛。劈破牢笼计，那时节能将生死逃。四童且唱且笑且行，倏然无踪。予探望不见。挈衣往上，日已晡矣。几颠，终不可及。徘徊四顾。一突岗，平石上有二村童，黄发披肩，破衣被体，一捧石子二篮，一捧石局，转于石盘之上，惶惶惊怖拱立。时月挂松头，明同白日，予盘足坐于偃柏下。须臾，二叟咳叹而至，对坐石侧，举石子围棋。一叟呼黄发童子云：“童知棋乎？吾语子棋。夫棋也，乾坤肖像，阴阳克牟，旋转变化，躔度已周。运神机于渊默，生智巧于朋俦，夺盘角于四五，占边疆于斜丢；抛鹭鸶之长脚，拘龟鳖之缩头。孤军深入，防腰肋之撞卒，众兵列伍，须高垒与深沟。幻眼莫为生地，断形竟作废休。莫前行而失后，莫右倾而左流；莫

贪饵以失鱼，莫因乐而忘愁。欲破劲敌，先定已谋，开关突阵，伺隙窃投。神谋使其莫测，阴智使其难搜。当为万全之筹算，戒乎小利之贪求。一着不到，满局皆休。譬人生之在世，如棋局之嬉游。张之则黑白纵横，敛之则英武藏收。百年无过一局，万事归于一谋。睹棋局而还省，劝君家早早回头。”语终，予将就而问焉。二叟拂衣长往，童亦收局随逝。予方彷徨，只听得北坞出一声大哨，如风吼木，似涧滚泉，奔飞而来二大黑汉，叱咤烈于项羽，威风过于蚩尤。一擒予发，一擒予身。奈何无囊。劫者笑曰：“俺等居此剪径数年，未曾撞见此穷鬼。既无囊橐，又无衣服，空教俺走这一遭。”那略矮些的汉子道：“气他不过！”腰间取出麻绳，把予不由分说捆做肉馄饨，高吊古桧，拍手大哨，望茂林去了。予此时上天无云，下地无路，又不能遇人解救，手足疼痛，晕绝者再，乃号泣于人，口占一律。诗云：只为无常觅赤松，披荆扞棘入山中。几回喉渴涧泉润，镇日肠虚乏谷充。鞋敝偏经尖顶石，衣破难忍扑怀风。那知蹇险重重过，古桧高悬命欲终。吟毕，放声大哭，哭毕又吟久焉。蓦地咳嗽之声动于盘石上，俯窥，乃棋翁也，视予笑且吟。诗曰：形立枯枝体瘦羸，那堪复遇此强梁。绳缠恰似蛛经网，影动浑如蝶采香。要使屈身同蛄蠖，故将恶胆逞豺狼。飞凫未得长生术，预教先生缩地方。予哀告求救，翁曰：“盗性凶恶，势不可犯，若知老子救，连老子休矣。”予再哀恳。翁乃得下予，解其缚，其股肱已深绳迹，半晌方苏。翁曰：“书生此行为何？”予述其意。翁曰：“阿呀，阿呀，差了！那个金师傅有出家之名，无出家之实，夜间妇女，日间劫掠客商。适才这二个强盗，就是他伙伴，我见他飞也这般赶来，知他念头发作，故此到此。果然弄这把戏，若不是我救，你不吊死了罢休。你如今趁黑寻路回去，全了性命，却不是好？”予曰：“学生一念已坚，除非东山石烂，南海水枯，方不去寻师傅。人生少不得个死，所以到此，若是二心，天地必责。予宁死不回。”翁呵呵大笑，舍予而返。予坐以待旦，复向山巅而上。日几午，见林梢烟生，鸡声喔喔。遥望白粉低墙一带，小户半间，三童汲水。予将乞食其户。只见平阶一带，中列几案数座，皆书生也。问曰：“何方朋友到此？尊兄何冠服不整，莫非

遭在陈之厄，其亦遇匡人之锋乎？请少憩以茶。”乃迎予上座。予逊之。坐定。茶至，清冽香美，此味月余不入唇矣。茶毕，一年少者启口向予询其故。予以故答。诸生掩口而哂，谓予曰：“兄长既曾读书，盖未知大义。孔子云：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从孔而异，是害己也。’传异于人，是害天下也。孟子曰：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。兄长舍所学，从异端，背亲则不孝，忘君则不忠，绝夫妇则无行，弃朋友则无信，灭少长则无序。五伦敦也，何以立天地为人类也？况自盘古至今，几人不死，几人长生？譬之花焉，有荣则有悴，譬之肘焉，有伸则有屈。乾坤且有消长，山川且有变迁，吾人特一物耳，何可超天地而独存乎？”于是诸子齐相和，劝予以留同业云：“此抵都下，不过百里，旬日将大试，指往以取青紫，顾不乐于方外哉？”予无答，即辞退。诸生苦留，知不可夺，或以巾赠，或以履赠，一无受焉。飘飘遂别，半里间回视其处，无复在矣。是日陟巅尽，举目一观，见对峰腰间，果一小庵，喜动颜色。望山背下行，力倦憩竹岗之侧。有溪一条，碧流泛昆仑之源，银泉出天潢之派。菊香扑鼻，不羨南阳之美，桃花逐浪，宛同武夷之宾。清兮可以濯缨，渊兮可以纵目。予就而掬饮。有渔人摇兰浆，远远而来，口唱《下山坡》，曲曰：驾一叶轻轻小艇，鼓一楫飘飘浮梗，披一领小小蓑衣，向一个湾湾溪径。恁不定，不定。见沙上鸳鸯交颈。清清双双浴羽翎，嚶嚶飞鸣过柳汀。唱一套，击楫数声，摇过西湾。又曲曰：几两岸荷钱细叠，见数阵浪花飞雪，见几个戏水鱼儿，见几个绕塘蛱蝶。那管中天日烈。波上有清风解热，欢悦；漫摇兰棹楫，奇绝。邀游不忍歇。又摇向东湾。又唱曲曰：布密密芙蓉夹岸，更灼灼蓼花争放。听湘江孤雁征鸣，听村落寒砧击响。最喜的月明星朗，月明星朗。洞箫吹逐清溪浪，天香飘来时桂香。黄霞觞，醉眼在云水乡。将艇摇过予所。又唱曲曰：起凛凛朔风，柳絮轻，纷纷琼英铺砌。白茫茫江汉云深，冷飕飕钓竿滋味。堪叹羔羊豪气。羔羊豪气。暖阔里娇娃欢聚，思维。何如我这破衣，煞强是他那锦衣。予揖而求引过溪。舟师云：“你到那边去？”予以金师傅庵回答。舟师用手一指：“循此溪塘过湾，又转上山坡，大路上去就是了。”言毕，

舟师进往下流。予依其指，果上大路。沿坡行里许，见一蓬头童子，身披皂襖，手执钵盂，口念弥陀下坡来。予知是庵中人，即叩首访师行止。童子云：“师傅因采药被蛇伤足。卧在庵中，命危旦夕。”予闻之，且喜且忧。分别童子，而径往庵所。倏尔无人，木叶堆于檐下，枯枝亘于行途。予皆用手扒开，十指尽裂。血污满手。抵庵，柴门紧闭。扣许久不开，停片刻又扣，内方咳一声：“咄！是何山野强徒？来居作甚的勾当？俺乃贫穷道人，衣不遮身，食不足味，有何物来此相犯？快快别寻生意去罢！”予叫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是我吕岩。”“俺独自在此出家数十年，那里有个徒弟，俺不曾认得。”再叫：“师傅，师傅，邯郸道中蒙与竹枕。松间曾约，特来求见。”那师傅一喝：“这个书生痴子，俺约你就来，何迟到如今？俺为寻你，被蛇伤足趾。今烂几及股，痛不可忍，命在旦步，只为你这小子，今却来怎么？快回去，快回去！你的父母年老，妻子又幼。朝廷正开南选，去罢，去罢！”予苦不自胜，双膝跪于门外，号淘大哭：“师傅，你若不容，即当擗下深崖死了罢。只可怜吃尽千辛万苦到得这里，空作一场闲戏。师傅可怜可怜！”那师傅又寂了半响，喝道：“你不是假心么？”“若有假心，青天震死。”“既然如此，你把柴扉轻轻推开。”未曾举手，其门已开。只见泥床瓦枕，又无被席。师傅伏着，四壁潇潇，又无桌凳锅灶。呼予至前：“好个徒弟！俺正没人服侍。来得好，来得好，与俺看一看伤足！”予揭起草衣一视，其臭不可近。一足烂为肉泥，腿上皆已腐烂，蛆虫半麻。予用袖细拂，以襟抄之，撒于庵外几百遍，略净。然足烂实痛予心。是夜，师命眠于脚后。予不忌，一步为师拂拭。师喝叫疼痛一夜，子坐为师拂痛。次日，师道：“徒弟，俺旬日痛不思食，今日觉肚中饥饿要吃。你可觅些我吃。”予欣然领命。出庵又不识路途。初到庵时，有一条路。及寻又不见，皆是茅茨塞满的，正不知望那里去，又不敢问师傅，恐怕动他的怒。举首告天：“为师求食，望山神指引一路。”忽见一小小径儿，没草可行。依这路走去，至数里，见一小庄，一老嫗在门。予向求食。嫗与一盂饭。予急急回，已及申刻，远远听得师傅在家喝骂叫饥：“哪里走来这个野酋，没处安身，假意来做徒弟，只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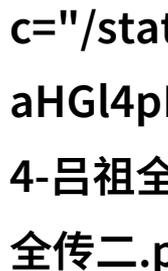
俺有东西，来拐骗俺的。早晨出去，直到此时不回，他到去吃得饱了，不思量俺病人要紧。待那酋来，只赶他去罢。”喃喃乱骂。予急进床前，跪下诉说所以。师傅到不做声，只是不睬。跪半时，方言：“咄！取来俺吃。”予双手捧上，又无箸，用手拿与师吃。师怒目大叫一声，惊得魂不在体。“你这野人好生无礼，俺病人吃得这等糙米的饭，你又不洗手，就拿与俺吃，看你这般胡乱的人，出甚么家？快去快去，不去俺大棒打也！”予含泪告：“师傅宽容罪过，待再去求来。但此处山僻，人家全少，十数里止得小小人家，都是山村贫人，更没一个大户，何处求白米？”师傅道：“俺气得不要吃。你只是去，不要在这里淘气！”予再三苦告：“容服事师傅病好，那时便去甘心。予当再往前面求饭与师傅充饥，望师傅息怒。”师傅方不做声。依前从路去求食，幸遇一大户，闭着门。用手敲开，被那管门的一顿大骂，要打。予哀求。少间，一长者出来问故。予以情告。长者微笑：“这个呆子，自家饥饿没奈何，师傅饥关你甚的事，难道天下只这个道人？他怪你，你自别处去，再寻一个师傅就是，何必苦苦。”予稽首：“忠臣无二君，烈妇无二夫。昔陈相背师而孟轲见责，李斯灭本而儒者争非，陈平尚念无知，曾子不甘有若。大义为重，小忿何存。况事师之礼，服劳奉养，职之常也，何敢背焉。”长者以予言是，赐予白粱香饭一盂，命予吃。另赐与师。予以师未食，不敢先。长者加与焉，予欣受。拜谢别回，已月满蓬窗。师又在家叫骂：“晚不闭户，还不思来，终是野心。”予进见，先禀师傅：“手已洁，饭已得白，请师傅餐。”师张目一看，方有喜色，道：“与俺吃。”予用手食，恐师饥甚，连连进之。师用手一掀，尽倾于地，骂：“这野酋，要害俺性命！俺久病的人，喉中干且细，怎么吃得快，故此连进。”予告曰：“恐师饥甚，非有他心，望师傅莫气。还有一半在盂，请师傅吃了。”又半晌不做声。方才说：“拿俺吃！”予缓缓进。又一喝，用手一掀，都掀在地，咬牙恨恨：“俺正要吃，你偏生慢慢的，你分明弄俺！”直骂至半夜，喝道：“你还不拾那地上饭吃干净？不拾干净，都是你的罪过！”予唯唯，跪地细细拾吃。师傅于月隙间觑之，笑道：“拾好，拾好。才是个。”予自从吃那书生们的茶饭，

肚中不觉饥，到庵正饥，为师未吃，又不敢先食。今拾地中饭，觉肚中大饱。师傅说：“徒弟，明日汲些水来，替俺洗足，要早些。”至五鼓，辞师汲水，满山寻转更没有。至一谷口，见水一坑，又无物汲。用盂取一盂到庵，已是午时。师用手一拨，泼翻在地：“俺叫你早去。今却日中汲水来，不能去求饭。俺不洗，去求饭罢。”又一宿，叫汲水。予四鼓行，汲回方天明。师骂云：“没见识病蠢，俺这足须一缸方洗得，终不然把这吃食的东西来洗足不成？”又泼翻在地。予左右寻思，计无所出，告师傅：“汲水无器，洗足无器。负戴师傅，往谷中一洗何如？”师沉吟回言：“也使得，只要仔细负俺，足一些动不着。”予即扶师靠己背，用手挽师双足，负起而止者四。至谷坑边，难以下背，乃先折足蹲身横倒，放师于地。以烂股倚己股上，慢慢抄水，细细拭洗。洗去烂肉，略觉不臭。师叫爽快，予心亦乐。洗毕，仍负归。至中途，日晡，忽见狂风大作，沙飞石走，松声恰似怒潮，谷响如同猛狎。师惊战战，予亦兢兢。蓦地，竹林间霹雳一声，跳出白虎，形如水牛，向师扑来。予急放师于地，以身伏于师上，对虎哀诉：“宁食岩，幸勿伤吾师。”号泣动天，其虎徐徐而去。风恬天朗，乃负师至庵，眠师于床。师顾予曰：“而今而后，知予心矣。”翌旦，师足已痊，可以起。一日，挈予游松梅岗。其地半松半梅，松有四时之青，梅有千年之秀，白鹤争飞，彩鸾交舞，香风暗袭，丽景呈辉，别一界也。与师摺足盘膝，对坐于平原之上。师以予素谙文，欲予赋松一律。予应声而就。诗曰：丈夫久秉岁寒操，历尽冰霜不一挠。攒翠纤针缘雨润，筛金香粉为风飘。根盘曲壤同潜蛰，声彻层云作怒涛。嘱咐樵斤休乱伐，待看为栋柱天朝。师曰：“子所赋者，用也，迹而未化也。迨未知夫松之所以为松，秉刚正之操，持不挠之节。可以燠，可以凉，可以雪，而本根之固，不可摇。夺得天地之精英，钟日月之灵秀。久历年时，产茯苓于丹穴，神变化于岩峦，与乾坤同悠远。恁世代之推迁，郁郁苍苍，摩霄凌汉，何止极哉。此则松之所贵于群木也。子识诸？”予领首受教。为赋梅，诗曰：不逐趋炎一派流，陇头便性自清幽。香韵暗从风里度，玉肌微向月中浮。味将浓处鸟偷眠，花欲飞时笛倚楼。回首群英皆退逊，孰

争先后共为俦。师曰：“是矣。而梅之不同凡卉，又有在焉。老于枝，交春再发，冰肌玉骨，经寒不衰，非特不可更植，而本枝终不朽腐。夺胎投舍，永不绝种。惟其不逞浓艳，不作繁华，嗜幽间而养天性，故与松竹同侣，而百花凡卉，皆不可及也。子也如松之坚刚劲直而不染尘埃，茯苓生而胎成实；如梅之清雅幽闲而不趋红紫，根茭固而子产玉炉，则不但出类拔萃，而长生永世，脱形去壳，终为天地间之完秀矣。”予闻之，瞑目默会。少焉，万虑融彻，诸念一空，洞然反观，见群神现露，茫不觉其所以。师呼云：“觉乎？”予应之云：“方入境，在想象间耳，尚不知其去所也。”师微哂曰：“去所不知，来处何觅？孔仲尼教仲由之说，记之乎？在彼处入境，还有去头。更寻来头，是你的坯子。”谈久，日落西岩，月升东岭。师曰：“归哉。”予随行。复抵原庵，则茅塞已开，道路平坦，无复荆榛之碍。及庵，只见一童子启户迎之。视童子，即予初入溪路所遇下山之童也。进庵中，则器用床箔一新，不为土瓦具矣。师摺足坐于榻上，童子焚香于几，点山茗以进，命予坐榻后，对坐焉。茶毕，童子取玉管吹之，如凤凰鸣于梧桐，环佩击于云汉。三弄而神清气爽，凡虑一空。师命瞑重轮闭，心户调橐，苍服虚嘘，转天河于元局，运地轴于黄泥，辟十二之烟关，通九曲之回路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毫厘为之不差，八八六十四卦以一为八数，氤氲为之不爽。暑来则寒往，寒往则暑来，互根而见。动极则归静，静极则归动，迭运而行。指示既明，功用亦谳。凡在庵百二十日，镇坐不彻，食予以枣栗，饮予以雨露，予竟忘寝食矣。一日，师云：“气足矣。浊者消而清凝者凝矣，人者去而天者复矣。汝舍诸此乎？子归省亲，再来此可也。”予愀然恳首：“师何出此言？师何出此言？并无思也。家乡永绝，尘事了无，何以归为？”师笑而止。又旬日，与予游翠虚洞。登峻峭巉峦，险壁危石，松楸满目，鹿鹤成群，紫芝琪树，交错于道。香风习习，巧鸟锵锵，又一境界也。异哉，观乎！至巅，则平基一方，石凳石几，云霞为幔，嶂列为屏。与师坐凳上，抚景盘桓，师曰：“人间睹之乎？”予对以罕也。师云：“吾有二师傅约游此，故挈子偕，须待焉。”无何，只见东南松柏深处，隐隐白鹤飞舞前导。二

青衣执拂尘，后二先生。一短发蓬松，大眼虬须，衣皂袍，系锦丝绦，面黑耳大，身胖而长，跛一足，拄一铁杖，约有五旬。一瘦骸鹤骨，皓发朱颜，衣白袍，挂蓝衫，头带角巾，束青丝绦，手执如意，约有七旬之上。皆穿草履，飘飘而至。相见稽首，跛者坐上位，师坐二位，老者坐三位，命予坐侧。予稽首，拜叩姓氏。那跛者掀起虬须，大笑曰：

“子记周灵王鞭母事乎？”予始知为李柱史也。方觉此处为仙境矣。顶门一锥，梦魂略觉，又叩三座，老者云：“吾生先于柱史，为渤郡守张果也。”予叩首加拜。李云：“子知师为谁？”予曰：“金重师傅。”三笑拍掌。李云：“汝师乃汉将钟离昧也。”予方悟金重为钟。盖已在仙人俦中，喜不自胜，昔之所得于传闻而颂说者，今皆躬逢而面觐之矣。李师谓曰：“是生即荆中士也，不悟于乞食之顷，而且受年劳，念已决乎？恐后不终，悔反成孽。”予更醒，丐者三人，面貌宛然，而服饰变耳。起而叩头：“肉眼凡胎，何识列师？往者之罪，均望天涵。”师笑曰：“今已一家，他尚何责？”复坐。“吾欲与李、张二师评道，子试论焉。”李曰：“吾与若辈寄踪浮土，寓形块中，坚不如金，植不如树，活泼不如川渊，凝持不如恒岱，随野马之纷纭，等蜉蝣之存没，此其概也。若夫喜怒哀乐之感，不及花之一荣悴。穷通得丧之遇，不及时之一寒暑。翻掌功名，覆掌丘土，又忽尔隙尔，奠可测尔。故自其形言，天地吾之大者也，吾乃天地之小者也。自其机言，乾坤一息者也，吾身不息者也。知身之不息，愈于乾坤之有息。知其所息，又知其所不息。则吾身天地，天地吾身，一为三，三为一。而大者不大，小者不小，无形无机。万古如斯矣。”予起而叩不息之说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4414-吕祖全传二.pdf)